

世光榮九社

世光雜誌

我給你們一條新誠命，要你們彼此相愛，猶如我怎樣愛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人們可因此認識你們是我的門弟。

若望經十三·34。

耶穌基多的愛，是廣大的，是真誠的，是犧牲的，不自私自利，而為人羣服務，我們應當以耶穌的精神愛人，應當體耶穌的心愛人，應當有耶穌之愛以愛人，這是天主教的標識與光榮，戰爭驅逐聲，因爲人心愛快樂愛金錢愛虛榮，驅逐了天主，驅逐了耶穌基督，多的愛，致友，你心裏有耶穌的愛麼？

第4卷第5、6期合刊



第4卷第5、6期合刊

耶穌至聖之心，願主國臨格於中國；龍光痛悔七聖詠

教務建設與經濟自足

吳經熊譯

耶穌基多的問題續

姜國鈞

靈魂論續

牛若望

耶穌人性的美善

鄧汲謙

熱心生活指南

周長耀

應如何思想地球

韓文瑞

三個重要問題之二

秦斐伯

理智與信

韓文瑞

宇宙的新聞續

盧長江

貪污的商權

陳嵐

巴西巡教記

龍光通訊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一日

耶穌至聖之心，願主國臨格於中華

祈禱宗會百週慶

一日，某司鐸獻爾撒聖祭時，有惡徒侵入聖堂，前來冒瀆聖體；司鐸急以雙臂圍抱聖體以阻止之。匪徒竟拔刀斬斷司鐸之雙臂焉。壯烈之司鐸旋轉身以淋血之殘肢示衆教友曰：「余已無能為力，今乃諸君之責任也！」

斬斷流離之殘臂，寧可車載斗量哉！其結果，是吾主葡萄園中之多數地區，信德道理已失其保障！而當前遭逢之危機，尤為深重空前。試思：幾許強迫蠶虐而不能工作之司鐸，幾許污辱凌辱之聖所，幾許摧毀殆盡之教堂，幾捨棄一念之會口，又幾許流離失所者苦無告之教友耶！

始於現時戰端所引致，或行災難中，屢舉其尤重之三者言之。

一曰：皆由本堂中心所培養之超性生活，日趨式微，二曰：被遺棄之教友家庭，孤立絕援，任其自生自滅；三曰：可憐之青年處機懼仰伏申，屢

冒墮落之危險……我人已至決定之關頭，至能失去一切或猶能救護一切之關頭。傳教工作乃我人可自由利用而不能錯誤之救護方法。即不能容受司鐸之場所，好教友或祈禱宗會之男女領班員，常能深入者也。

善良之撒瑪利人，賢慧之守貞女，其惄然以維護信德之炬火為已倦者，固無時不能資致之，而以教難力股之危急機中為尤甚。天主已於我人間燃起此類熾然之靈魂；團結之，指導之，獎勵之，乃我人之寶藏也。

然若如何從事乎？上主委付於我人之靈羊，今歲或將決定其命運。

·新禱宗會正以「使信德活潑合作」為職志。今年當強化選舉神工，以陶冶並組織祈禱宗會之「生活中心」也。

主教及司鐸所組成，團員皆領避靜專家。自入世以來兩教士界所選拔，本代表譽譽為「耶穌聖心之獻身傳揚者」。團員均為命諸位主教之召呼；各方如有邀請，準備餉應以為教士，教友或酌情為各界等衆講道也。

請記念聖心所許於聖女瑪加利大之殊恩。請即準備避靜程序並從速呈請本代表遣派避靜師。諸君將專諸心靈家屬，社會恢復和平之奇跡焉。此為本代聖誕節之祈願，新年之喜報。祈禱宗會為聖教會所囑咐，諸教宗所傳之祝福，各主教當屬意推進者。此世紀特以各地災患充斥而著稱；祈禱宗會所以拯救並聖化此世紀之贊護者也。而上述之實際方式，本代所盛倡之以為慶祝祈禱宗會成立百週紀念焉。

京宗座代表

教宗比約第十之真福音

曉光

此間最近接得羅馬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一日消息稱：聖體部委託公教法院考察，宗比約第十之列真福音品案，經證法庭昭明正身；予以種種必要之考察，其正式考察手稿現已全部結束。據該消息稱：比約第十教宗逝世於一九一四年，而此次啓墓驗屍，竟發現屍體新鮮完好如昔日，於是由于外科醫師剔取少量屍骨，供作聖髑之用，而遺體則易以新袍，供於聖伯鐸大堂內之一小堂內，俾衆瞻仰。

遺體供陳數日後，仍將遷回梵帝崗大堂內墓穴安葬。

聞現教宗比約第十二，曾輕裝簡從赴聖伯鐸大堂遺體前瞻仰，並

懺悔聖詠

聖詠六首懺悔吟之一（求助）

求主勿怒譴。求主息雷霆。垂憐茲荏弱。康復此殘形。我骨漂漂戰。
我心惴惴驚。長跪曰我主。何時赦伶仃。祈主一顧盼。握手昭慈仁。死域誰念主。頌聲絕幽冥。心魂困欲絕。
憊此長呻吟。
夜夜暗流淚。昧眞絕秋霖。日枯因愁多。眼花緣辱頻。傳語作孽者。無復纏我身。
我哭主已聞。我求主已聽。有禱主必納。有感豈無應。行見彼醜類。蹙風皆遠巡。

聖詠三二首懺悔吟之二（蒙救）

罪而獲赦。過而見宥。樂哉斯人。主恩似海。
悔。樂哉斯人。主恩似海。

我昔有罪。不肯自招。呻吟不輟。生趣日消。聖手所指。暮暮朝朝。夏日相逼。我體枯焦。
我既自承。求主寬饒。誓言告解。罪痕斯銷。

傳語虔信。及時求主。洪水不犯。主寶低柱。全爾於厄。脫爾於罟。轉哭爲歌。錫爾多祐。

教爾小子。示爾以器。我目所視。母失脚步。勿效蟲蠍。不甘馴御。鞭之勤之。期知去住。

不肖之徒。自求苦楚。愷悌君子。惟主是怙。賢人懷主。方寸常寢。清明在躬。云何不歡。

聖詠三十八首懺悔吟之三（痛悔）

求老勿怒譴。求主息雷霆。爾箚着我肉。爾手囚我身。疾深形賴。罪多骨不寧。惡盈將沒頂。累重實難任。瘡痕已遍體。禱因心不靈。哀痛度朝夕。自憐病瘦形。舉身無完膚。腰間如火焚。奄奄存一息。徒此長呻吟。

丹忱主應見。欵款玉簾聞。惄惄心如搗。悒悒氣消沉。疚心如疾首。目光亦昏昏。良朋袖手看。家人不敢親。仇人仍設網。死我方甘心。羣聚議詭計。終日出惡聲。裝腔不之答。作聲不之聽。如噎又如聾。委曲求太平。除主復何怙。有感寄無應。求主抑寒敵。免向我誇勝。我如臨深淵。翼翼自小心。願承生平過。畏罪益兢兢。
無故疾我者。羣集如青蠅。以怨報我德。求仁反見憎。祈主勿我棄。須臾勿離身。相援莫遲遲。堤邊我將傾。

聖詠五十一首懺悔吟之四（自新）

求主垂憐。示爾慈恩。抹我辜。昭爾八仁。爲我滌除。衆罪之痕。我已知過。衆惡紛呈。得罪我主。神鑑實明。宜受爾責。服膺爾懲。嗟我小子。含罪而生。始孕母腹。自己染塵。主實明察。所悅惟誠。祈將慧光。照我五陰。洒以靈覓。淨雪吾魂。載洗載濯。玉潔冰清。錫我歡悅。枯骨回春。莫視我罪。消我汚污。爲我再造。純白之心。正氣蓬勃。煥然一新。慈顏常照。靈神恆存。報恩不置。怡怡欣欣。使我立志。樂道津津。俾得指點。迷途之人。回心轉意。歸與主親。饑矣我手。尚有血腥。求我恩主。寔免罪刑。有生之日。宣揚宏恩。鼓我吟舌。審我默唇。燔牲祭獻。非主所珍。主之所悅。痛悔之

吳經熊

忱。識卑自牧。主不見輕。求奉美意。懷柔西溫。重建城垣。保守黎
琳。主於彼時。悅納諸牲。公饋之祭。惟主德馨。聖壇之七。潘犧芳
芬。

聖詠一〇二首 懺悔吟之五（求恩）

願日滅我情。呼籲遠爾前。小子患難日。莫倚兩慈頤。小子煥聲
呼。營救莫遲延。歲月容易過。消散如雲煙。
精力枯焦。猶如猛火煎。我心似秋草。萎頓不復鮮。漫漫若有
失。無意沾盤餐。形容消瘦盡。長吁更短嘆。
鴻悲芳野地。鶴泣淒涼天。孤燕棲空梁。夜夜不成眠。與此相彷
彿。我情亦甚憐。勁敵不相饒。終日苦糾纏。惡仇欲我死。相將立誓
言。灰塵當飯食。涕淚和水咽。都因吾責怒。遭此顛沛年。昔蒙玉高
舉。今爲干棄捐。

日暮景翳翳。暫生復一時。主若不反顧。將隨秋草萎。惟主坐天
闕。萬古水不多。靈威日日在。榮名此世垂。吾主必興起。愍此西溫
卑。西溫卑已憚。蒙寵宦今茲。爾僕戀西溫。恩愛無與比。旣珍西溫
石。小憐西溫泥。主廷西溫榮。風光應無期。萬民必首服。萬王來觀
禮。己我聽。未慶卑者祈。自此以後世。俾頌主雅韋。主自高高
天。俯視卑卑世。垂幽囚泣。親解羈魂魄。惟願我子孫。謂主無窮
已。西溫全盛日。發殊映光輝。萬邦咸齊樂。爾當宜主美。

我躬嘗聖怒。中道將衰。長跪曰我主。盛年莫降割。我主壽無
涯。豈啻此一勺。我主立地高。親手設天幕。天地終消毀。我主永無
剝。乾坤乃主衣。衣敝換新服。萬物有變易。惟主長卓車。還望我子
孫。緜緜相嗣續。常立主之前。長蒙玉之福。

聖詠一三〇首 悔吟之六（待旦）

我自深幽。呼主不休。主聞我音。俯聽我求。悠悠人世。誰無罪
尤。主而深究。孰能優遊。惟主寬仁。不絕自新。悠悠人世。可不尊親。我心懼懼。惟主是

憲。通宵不寐。坐以待旦。我苦義憲。望主莫忘。肫吐其仁。收恩似海。何以謝罪。惟主是
待。

第一四三首 懺悔吟之七（望曙）

求主恩我勝。傾耳納我訴。依開真與善。俯允我所願。勿究我之
罪。求爾施寬恕。凡屬血氣倫。誰能無忝主。誠正相退。我命逐塵
土。猶如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奄奄存一息。心魂無寄處。凝思憶歸
昔。默念主舉措。望天舉雙手。寫我心。雨。我心如旱田。望云渴甘
雨。命尤勿遲遲。應憐我心苦。主若掩慈頤。小子將誰怙。時候有好
音。長夜豈無曙。一心惟盼主。指我易行路。拯我脫諸仇。我惟主是
怙。爾乃我主宰。教我達幽諭。導我以聖神。從容中規矩。求爾賜恩
命。爲幽聖名故。拔我出困厄。昭爾恩信緒。消滅我諸仇。昭爾慈恩
旨。莫教盪惡逆。辱海爾所部。

一一教區昇格

中國二宗座監牧區現已昇格宗座代牧區，北員發已由，布蘭到
達此間。此二教區一為幽籍教區，其一則為意方濟各士爾管轄。
在昇格代牧區後，二宗座監牧區同時昇任代牧。

上述二教區之昇格者，即河南駐馬店及陝西三原兩教區。駐馬店
設監牧區於一九三三年，首任王監牧主教逝世後，即於一九二八年由
現任袁慶平主教繼任。袁廿年河東，一八九〇年生，入南陽教區修
院，旋赴羅馬入宗座傳信大學，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昇神品。
回國後，曾在南陽小修院任教，並一度在南陽教區傳教，直至駐馬店
教區劃分後，改入該教區服務，以迄昇任監牧之職。

又陝西三原監牧區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即由現已昇格之班助直主
教管理。班主教一八九〇年生，一九一二年入方濟各會，一九二三年
牧時，彼正在西安小修院院長任中。

據此次消息報告：因星於交

通關係，該二主教可不必等待欽定委

教務建設與經濟自足

牛若望

我們固不是唯物主義的信徒，尤其反對馬克斯的學說，但是有一件具體的事實，就是我們生長在這個物質的人世間，却絕對不能完全脫離經濟的支擡。我們信仰經濟主義也好，反對它也好，但總不能完全離開它。如果你真在人世間有點成就，絕對不能說不用它，因此這味要求天主不要讓他陷於經濟的窮困境地，也不要使他人過於豐厚富緩，而要適可而止，這是最高明的思想。培根豐厚的人，往往易流于墮落；太過困窮，也不是當人所能忍受的。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適可而止，是合乎中庸之道。原來人主造了這世界一切的物質，是要人享用，是要人正當的享用；但能合乎中道，却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夫子有中庸不可能之嘆。天主既造了一切物質，是爲人享用，那麼，物質上其本身言，毫無是非功過，是非功過，全在運用者之心，用得其當，更是好；用不當，便是惡；物質本身，色、香、味、形

是超然物外的，論形式說却在人間世，超了人間世，便不能救助世間人，這不是顯而易見的理論嗎？也所以取人情，降凡世，不正是這個目的嗎？就目前說，如果國內國家，是純出世的，也就用不着入世的方法。降世爲人了。耶穌創立他的教會，既然用了入世的方法，他的教會，至少就現世說，不能說是純出世的，因此爲那揚世的教會，也不能用純出世的方法。人生的首要方法之一，便是於經濟的樹立。所謂經濟的樹立，我們不能純從享受方面來解釋，需要從精神上求答覆，就是要達到精神的目的。物質的方法，也是方法之一；就此可以明瞭物質的運用，是方法，而不是目的。如果，我們認物質爲目的，那是特錯而大錯；如果我們以物質爲方法而運用得宜，倒但是辦益，也是合乎天主上智，置之妙用的。

在有修養的人看來，一派物質，更未免太卑下，太粗俗了。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奉，吾不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有人以此譏諷注意物質的人。但我們須分別清楚，爲個人打算，爲自己享受，專力去求安適，享樂，未免飼禁太狹隘，太粗俗；但爲公共事業着想，謀取經濟的自足，又不是一件壞事。所以對於經濟的計劃，我們須有分析的眼光，去衡斷其是非曲直。

麼責任。聖經明明記載，耶穌在世時，也會委託人專門管理經濟的問題；也有不少的「心蒂女」，供給耶穌以必要的物品。因為人生活在這個物質的肉身裏，誰說除了物質的需要，即聖賢，他要生活，也要辦個人間的營業，能不需要物質嗎？我們固然知道，精神勝過物質，但我却不能說精神完全脫離物質而獨立；原來所謂人，所謂現世的人，是由物質和精神融合而成的。那麼，物質也算是人的組織要素之一，「指肉體說」既要素，便不可或缺。我們不是純粹的神仙體，便不能不食人間烟火。這是事實，這是實在的理論，無論布張什麼樣的哲學，總不能否定事實。

以上的話，說得似乎繞圈子、弄文詞，而實是要明了解釋，注意經濟，並不是用惡，所謂經濟上的罪惡，是要看我們如何適用經濟。用之得其道，便是功德；用之不得其道，便是罪惡。經濟本身，原無所謂功過；功過只在人之運用，而不在于經濟的本身。猶之乎兵箭，其殺敵或傷人，全在運用等的技術如何，而兵器的本身，純不負殺或傷使用者的責任。

事論事，不能離開了實去說空。就事實說，耶穌的戰勝教會，是需要人間法，最低限度，不能完全脫離人間法；而人間法就不能離開精神而忽略物質，雖然我們不能完全依特物質，卻不能完全拋棄物質。

8

在原則上講，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民族中間，物質的重要性是一樣的；原理是恆一不變的，但運用的方式卻不能簡，而需要看環境和時代而有其變化的。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不能只顧眼前的利害，而不考慮將來的情形，不能只看一己的利害，而忽視全體的前途。

在所謂教育已入正常組織的國家，其建設的情形，我們可以從歷史及其現狀上，求得其經過實際情形，由此可以求得正在建設期中的所謂傳教區域經濟建設的方法和步驟。

基督教傳入我國，從明末計起，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了四百年的歷史。在這樣長的期間，似乎聖教之在我國，應已有自立自主的能力；然而我們環顧各方面的實事，卻仍未離依賴的狀態。無論在精神，在物質方面、或在心理方面，迄未能達到自立自主的地步。其中的原因，固然複雜，然而經濟之不能自足自給，確實是重要原因之一。

事業的建設，固然要靠精神，但只有精神而無物質的輔助，是決不能成功的；猶之乎只有物質而無精神，事業是同樣不能建設起來。

我國傳教四百年的歷史，其經費的來源，我們都知道是靠外來的接濟；就是到今天我們還是依賴於人。無論所謂國籍教區，或外國教區，無不如是。有些教區，是劃分給某個修會管理，修會中有的每年補助一部份；非為修會的教育，則須另想辦法；而所謂辦法，也只是向外去募捐。而教廷對於各教區每年都有些補助費。在全國一百三十八個教區，沒有一個教區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也許有的教區可以自足自給，但從表面看，仍是沒有離依賴的狀態。即使有的教區能移自己自管，也只是少見尤甚。此是為甚麼？大約以自己自管、要想

發展事業，絕對不可能，不然的話，我們教會應該舉辦的事業，如同教育、學術各種機關的成立，慈善醫藥各種團體的組織，應辦而未辦的很多。其所以未辦的原因，不是負責人不願作，而是限於經...因此經濟的自足自給，在傳教事業上，確有其必要。我們不能永遠依賴於人。因為依賴人，一方面養成我們的壞習慣；他方面帮我們忙的人，將來有一天不能幫忙了，到那一天我該怎麼辦？而且依賴人，是世界最可恥的一件事。我們那能永遠依賴人？

聖教會的下層基礎是教友。從前孔子對冉有講過富民教民的話，他也給曾哀公說過民足君自足的道理。那麼，在教會也是一理。教會在經濟上有了辦法，教會要想舉辦什麼事業，自然也就容易。這是經驗告訴我們的事實。所以我們主張的教會經濟自足，是由發展教友的經濟開始。這話似乎和傳教問題是兩件事，發展教友的經濟，和教會無干。實際說來，並不如此。經驗不是又告訴我們麼？一個人生活無辦法時，除非聖賢，對於教友的生活，不能不減低熱度，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不是一句欺人的话。自然我們不說富貴人一毫會是熱心的人，耶穌在聖經上不是也指責過富貴人嗎？又富貴的人，也不一定肯幫忙聖教會。這些話都是可能，都是有實例的。不過前面我們所引孔子的話，不是富民教民並重嗎？孔子也說「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所以富民之後，甚至在富民過程中，就該注意到教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真正受到了好的教育，我想他有了辦法，絕對可以用自己的剩餘力量，來輔助教會事業進行的。這不是也有好多實例嗎？天下事，原來是利害相依的，如果怕害處的發生，事事退縮，故步自封，將見社會上的一切事業，都要陷於停頓的狀態。我當想我們須有幾分冒險性，對於一切可能的工作，下試探性的工夫，這樣子有進取心，事業才能發展。所謂冒險，自然也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計劃，有考慮的冒險。學術上的一切成功，是由於富有冒險精神的人，在事業上的成功，不也是由於富有冒險性的人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豎嘉班超之通西域，三寶太監之下西洋，哥倫布之發現美洲，克倫

的推動，也須如此。

以上的理論，我想可以成立，自然難免有人反對，這毫無關係，

這不是關係信仰的論文，正好是大家提出問題討論，有研究，才能而深刻和進一步的認識，有了組織，再去推動，就比較容易發展。情況可成功一種事業，有時但憑一智，考慮過多，必然要懷畏懶心理，不敢向進，孔子說：「慎而無禮則葸」，就是這個解釋。

這一篇短文，只是談了些空理，毫無真體辦法，我不是不想寫出

地方環境的共同計劃。現在我們是聯合了幾位志同道合，而又對教會前途極關心極熱誠的神父和教友，開始計畫着手試辦一種工作。如果有了成效，然後再發表我們整個的計劃。我們是要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的逐步進行，是由小而大的向上推動。如果讀者有意推動教會事業，不妨就當地的環境，也開始計劃試辦。以期將來能匯集各家之優點，來完成教會的偉大事功。（三四、二、一二、原鳳翔）

耶、蘇基多的問題（續）

論基督教的教義

姜國鈞

基督教或基督主義的本質包含三方面

第一，他是向着世界末日趨進的，ESCHATOLOGICAS 就是說他的生命，他的組織是向着世界的末日趨進的，世界末日，是一切轉有存在之物的毀滅，却是基督教的完成。

基督的宗教，不是已完好的體係，相反，他常在繼續擴充之中，基督的教，不過是種子，現在是抽芽發芽的時候，是大我即基督向上增長的時間，基督是耶穌基督的人性在時間內的擴展，降半為人的天主，是他神身體即基督教的首腦，他不斷在時間與空間內加上新的肢體，他不斷絕長增高直至圓滿無缺的優美地步，何有戛象。

第二，他用有形的方法輸送無形的神力。

真基督教，不是純神的實現，乃是天主借可見的人性表現，可以

說天主是用合乎人性的方法，在人間散佈神恩，神學家稱耶穌為「結合的聖事」，於是說與恩寵之源的天主緊相結合的聖事，就是說可見的人性與天主聖言結合，是天主散施救贖神恩的功績，這本來與受恩的人性，真相適合，這基本的聖事，便成了基督教內其他一切聖

事的標準，基督自身是「結合底聖事」 SACRAMENTUM CONIUNCTUM，其他的聖事，稱為「分離底聖事」 SACRAMENTA SEPARATA，猶如在耶穌天主藉可見事物散佈神恩，在聖事內，也借可見的標識，施散天上神恩。

這樣看來，聖事的建立，適與基督教的基本聖事相符合，實出於

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而非基督之後，後人彷彿其他宗教的神話捏造的。

基督教的第三個特點，是團體的組織。

更週密地說，天主性既與人性結合而成人，救世主與被救的人性已結為一體，而由另一方面說，耶穌的天主位，包有他所救贖的羣衆，為此真基督教，根本是首領與肢體的結合，是一個天主而人的團體，是一個神聖的身體。

這種肢體與首腦——即教友與其多——內在而不可自見的結合，應自然發表於外，成一外在的團體，有機構有組織的團體，在歷史上，基督教常表現為一外在的團體，而這外現的教會既然是他內在團體的一種自然的表現，我們應當說，因為只有一個基督，只能有一個基督教。

的教會，即是那從久就有，從起初就有而實在是基督一脈相傳下來的教會，準此而論，除了天主公教而外，不能另有其他基督教的教會。

然而現在耶穌基多的問題，已不止是神學的問題，而是歷史的問題，現大多數的學者會根據歷史的論證否認福音傳述的耶穌基多的實有，我們要證明耶穌基多的實有，必須由科學歷史地理反證他們的根據不確切或他們的解釋不合史實。

着實，只要我們除去成見，不逞武斷，平心靜氣的細察歷史，尤其福音經的歷史，我們自然會承認「純為歷史的耶穌」即只是人內耶穌，並未有過、純人的耶穌，只是文學家臆造的人物，絕講不到歷史，也歷史上，曾以自己的生活與事業引起世人的注意，吸收新世界視線的，不是另一位耶穌，乃是基督教信仰的耶穌，是他建定了一個有歷史價值的寶體，他變化了時代，創造了新人類，曾有千千萬萬的人，為他洒了淚，流了血！

我們還是回到鑑脫斯基的問題：一個文明人，一個今日的歐洲人，還能相信耶穌是天主麼？文明人，或今日的歐洲人不是古代人，從未親聆過耶穌的教訓，自哥伯尼，康特而後，現代的人，都成了窄狹

靈 魂 論

(續)

韓文瑞

是由於我們須要分析，須要認識，須要探求，有形物體所由成的要素。

先是哲學家發生「有形物體是怎样構成的」的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有三種答案：第一個答案是「有形物體是無數的原子結合成的」。

我知，而知我之知，我思想，而知我之思想。這種事實，凡有理智作用的人都可以感覺，而且很容易地感覺。那麼這種事實的存在就不必另求證據了。然而物質物理決不會發生這種作用，要證明這個理論，必須要從物質的定義說起。但要下物質的定義，必須考察物質的性質，問題是一切此的有形物體是怎樣成的」這個答案雖有科學的根

的考證家，他們注意的已非形外的世界，乃形內沉沒於物質中的世界，他們只知道或只願意注視科學的現象，只認識世界的外觀，其餘皆置之不聞不問，現像世界的存在問題，行為深在的因果問題，萬物存和生命的種種問題，為他們都是不可解答的，其實都是些人自造的難題，他們觀察形而上的能力，太薄弱了，真如柏拉圖所說：「這種人少一種眼目，觀察不可見世界的眼目」。

論到耶穌基多的問題，只簡單地在理想上換起注意，是不够的，必須思想上長久推敲的動作，才能見到問題的解決，若一個人事先就懷疑，那麼一切專門的知識和論證，都不能打動他的心，為此對於這種超形界的問題，應當採取一種新的方法。

那就是檢討並推翻現代對這問題流行的許多武斷思想，另一方面擴大吾人的心胸，審視天主救人的計劃，接受天主明白的啓示，打倒我們的自傲心，因為這一傲心，令我們自高自大，只見著自己，自誇我們的歷史知識，若欲恢復人的真地位，返歸純原始的真人性，必須填充塞我們忘目的荆棘統統剷除，然後進到我們人心坎的深處去思索。

一樣，還未解決本問題。第二個答案是「一切有形物體是由許多能力做成的」。但能力必須附屬於一個獨立體。無獨立體能力無所依附，因而亦不能存在。舊說這些能力聚合起來就成了一個獨立體，因此得藉以依附而存在。此說不通：因能力所藉以依附而存在者，必為其存在之原因，必先有於能力之前；經多數能力結合而生物體，是物體對於物體之後也。這種矛盾，答案當然我們否認。第三個答案是亞里斯刀德和士林哲學的答案：就是「一切有形物體是由原質和體形相合而成的」。這個答案的理由可用物體的變化和種類的區別來說明。由物體變化說：事實上有不有物體的變化姑且不論，只要物體有變化的可能就行，可能的事可以證明實際的事就如你證明幾何學題的時候假設的線，面，或者角一個樣。在普通實際上說，甲類物體變成乙類物體，這是很普遍的事實。由原子或電子方面說，只要原子和電子有變化的可能，以這可能來代事實，亦足以使我們的正理發生力量；因為這一個電子或者原子可能是另外一個性質，這就變成了另外一種電子或原子。那麼我們不能否認物體變化的可能或其存在。然而甲種物變成乙者的公共要素，這便是原質。然而甲物非乙物，乙物非甲物。變化之後甲之所以為甲的部分消失了，乙之所以為乙的部分新生了。這甲之所以為甲的部分和乙之所以為乙的部分是二物各自有的特殊要素，這便為體形。所以原質又名物質是萬物的公共要素。它可以為此物，可以為彼物，可以為任何物；然而其自己非此物，非彼物，非任何物；它得甲之體形即為甲物，得乙之體形即為乙物。得什麼物之體形即為什麼物。由物體種類區別的方面說：一切有形物體都有公共性，有共同點，例如輕重，佔地，不相透入，可能受分等……還可證明一切有形物體都有一個公共要素，就是原質。然而一切有形物體各有其特殊

性，為吾人著以分別此種物體種類者；即此種物之所以為此種物和彼種物之所以為彼種物者；這即是體形。

從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物質的定義：物質是一切有形物體所由成的公共的可能要素。說它是可能，因為它可能為任何一個有形物體，而它自身却非任何一個體形。它是一個純粹的可能性的東西。它需要某種體形，指定它是某種東西，而使牠實現存在。因為牠是純粹的可能，所以它沒有什麼優長，沒有什麼主動能力。那麼物體的一切優長與主動能力都是出於體形。這樣，體形自身當是健全的，優長的，有能力的。然而任何優長決不會自己限制自己。所以一切有形物體的力量有限，是受物質的限制。這還很容易為明：有形物體的體形既有優長與主動能力，自身就應當是成全的。而「成全」，在本類的範圍內除非可能性，沒有什麼能限制它。因為如果一個東西是可能的，就不失是實現的，那就是一個缺陷。所以只可能性能限制一種成全或者優長。那麼一切有形體的能力都受物質的限制。所以任何能力在物質物體不能完全發展出來：這就是說一切物質物體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這就是因為受了物質限制的緣故。低級的有形物體不能自動；其動也必受動於外力。其原因可說是因為體形能力的實現，僅僅等於物質的可能性，僅足以使物質的可能性成為存在的實現；以致不能有其他的活動。這樣，物質物體所有的力量，因為受了物質的束縛，只能對外，不能對內；這就是說只能使外物動而不能自動。沒有生命的餚物就是如此。

較高一等的有形物體的體形不僅足以使物質的可能性進化而為存在，而且還要勝過物質的束縛致於有一部分的自動力，這就是生命的實現，而且還要勝過物質的束縛致於有一部分的自動力，這就是生命。生並亦為體形之一，它使物質成為生物體，它可以使物質活動。這種活動力是一種超物質的動力，所說超物質就是不完全受物質的束縛，不一定要在物質之上或物質之外活動的。植物的生命只能在物質內活動。它只能吸引外界的物質物體以供給自己身體內的營養料。由營養而生長，由生長而新生的，體不是物質的體。再由繁殖而生

的種子或新植物仍不外乎物質物體，這種生命能力不僅植物有之，動物亦有之。

再高一等，動物不僅像植物只能在物質內活動，而且能將它的能力伸展一部分到物質以外去，這就是牠的感覺力量和認識作用。這就是將外物的形象吸收在本體內而加以認識。但這種認識還是受物質個體的範圍。這就是說他一個一個地認識外面的物體，沒有概念，歸納、推論等力量，雖然不盡是在物質體內活動，還是在物質體內活動，它不能出於物質現象之外，因為它不能把物的本體和現象分開，之所認識是帶着現象的物體。所以它的知識是具體的，是個體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普遍的。

上面所說的三等有形物體：第一等是無生物，無自動能力，有破動可能。這種物體的能力只能對外，不能在本體內活動。例如吸引力、推動力、壓力，其他聲也，電也，光也，熱也，無一非對外的，所謂對外就是由生物體達到彼物體，或者由此部分達到彼部分，或者由此要素達到彼要素，或者由此原子或電子達到彼原子或電子。此種物體沒有對內力，就是不能在同一物體的同一部分同一點內活動。一句話說完不能自動。第二等有形物體是生物，就是生命是主動部分，物質是被動部分兩部分結合成一體，所以是自動。但在植物裏面，被動者是物質，不是生命本身，所以自動力不純粹。第三等有形物體是動物，它的生命力能伸展到物質外面的現象，仍不能在自身內活動。以上三等物體都沒有單純的自動力，好比一架照相機，一片玻璃鏡不能照本身的一般，因為它們不能克服物質的束縛。動物雖然有覺知，但其知能不能認識自己的知識，動物知而不自知，動物認識而不認識，

若乎人則大不然，我認識我，而自知我之認識我，我知我而知我之知我。人的理智能思想理智，能認識理智，能研究理智。這是完全克勝了物質的束縛，超然於物質之上。那麼理智決不能是虛偽地附屬於物質主體的能力而適當是屬於超物質的主體，這當然是精神的靈魂。

五 六 謂其認識也。

我們說的是靈魂能認識自己，而理智是運動的知能，那麼就是靈魂認識自己了。誠如是則人不難認識自己的靈魂。何以多數人不感自己靈魂存在呢？為什麼有許多人否認靈魂的存在呢？為什麼作者還要努力地去證明靈魂的存在？須知吾人的智識非常複雜，上文我們已經說過人有感覺的知識，與其他動物相同，有理智的知識，還可以加上第三種知識，就是理智兼感覺混合的知識。感覺的知識是物質機關，即腦的作用，以此物質的機能去認識精神的靈魂，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以理智兼感覺的知識去認識靈魂，那是帶着物質的景鏡去看精神，那當然是看不清白的。如果用純粹的理智據根推理的法則以抽象的資本去看自己的靈魂，那就容易忘掉自己靈魂的存有了。我說你有一個精神的靈魂存在於你的肉體內，試問你懂得不懂得我這句話。我相信你決不懂得。你既然懂得這句話，你就可以在你的心中想這句話的意思。你想這句話的意思的時候，你就看見你的靈魂了。你看見了你的靈魂，你還是不相信她的存在，由你罷了！若說少有人感覺靈魂的存在，那是似是而非的謬誤法。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我就說過全世界的人承認人有一個不死的靈魂，要佔全人類的百分之九十五有餘。世界

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或許也沒有一個城池不敬重或者畏怕或者不畏怕死人的靈魂的。無論是文明的或者野蠻的民族都有習慣的禮儀以敬重或者以紀念亡人的靈魂，根據這些禮儀可以看得出他們都承認死者的靈魂還存在，依我看來一個有智識的人，只要心地坦白，確正確，沒有偏見，那是很容易感覺自己的靈魂的。

（待續）

耶穌人性的美善

耶穌人性分沾天主處處全在的美善。

天主的大是無限量的，無所不在，處處都全在的，三位一體無窮美善的天主處處在，處處天主性全在，而只是一個天主，并非無數個天主，受造萬物分沾天主這一美善，有若干等級：各受造也在一處，有限的在一處，物質塊頭物，由各份子組成，各份子各在一處，不能同時同在一處：頭在之處，足不同在，手不同在；頭不同時在頭處，又在手足之處。這是受造物分沾天主處處全在的美善的最初步。人的靈魂在人的肉身上與肉身結合，全在肉身上；然而非如肉身有塊頭，各份在各份的，而靈魂無份子，是單純體，在肉身的每肢體上，靈魂全在，並非靈魂的一份在肉身的某一肢體上，乃是全靈魂在全肉身上，全靈魂在各肢體上，而只是一個靈魂，這種神體的在法比物質體的在法高出一等。另有一等在法：即是一個體在此一處，而同時又在彼一處，雖兩處同時同在，而只是一個體；此種在法最低級的，是一個體在此一處，而在另一處使用其能力：如長上發佈命令。高一級的，即是準分身兩處，一個體在此處，另一處托形工作：如多數神學士所謂：若干聖人之分身兩處，即此型。再上一級，即一個體同時同在兩處，非兩個體，而只是一個體。此種分沾天主處處全在的美善，遠超於其他種類，當然不能以物質塊頭的在法比擬神體在法，更不能比擬一個體分身在法。耶穌人性無限量分沾天主性的美善，對於在法已達到最高地步：耶穌人性同時同在無數處所，此各處所耶穌人性全在

鄧汲謙

全在天堂上，又全在世界各處的聖體聖血。每一處的每一聖體，耶穌全在，每人一個聖體是個全耶穌。雖然耶穌同時同在無數處所，而只是一個耶穌。這種美善更非低級美善所可比擬，更不能與最高級美善相等於最低級美善，如靈魂非靈魂一樣。或謂耶穌全在聖體內，只是內在的隱在的，非外在的顯在的。果然事實上，耶穌隱在聖體內；但耶穌既全在聖體內，隱在亦可，要顯在亦未嘗不可，只要耶穌願意如此而已，耶穌顯在天堂，也可同時顯在無數處所，而只是一個耶穌。

東閭聖母像近聞

曉光

保定東閭乃華北著名之聖母朝聖地，該堂所供中華聖母畫像，時顯靈蹟，無足珍賞。茲悉該聖像現已送至保定，供於主教公署大禮堂。

當一九四〇年，共匪爲患，當地信友深恐聖像慘遭毀壞，乃由熱心信友五人，於某夜大雨滂沱中，破窗入聖堂，蓋聖堂已被封鎖。德此卸取聖像，即藏於某信友家中，並呈請教區周主教請示辦法。奉主教會：當送保定保存，因由信友二人包裝妥當，於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二十兩夜，冒寒風，涉冰河，肩此聖像，繞道以赴總堂，蓋恐被共匪之留難也。

開教區主教準備日後重建東閭聖堂，恢復朝聖典禮，用資保存華北唯一之聖母敬禮云。

熱心生活指南

聖方濟撒助爵原著
若瑟譯

第四章 進入熱心領域及熱心上進需有神師

小多比亞奉命去拿日城時，說：「去的路，我全不認得。」他父親說：「你出去找一個人引路。」斐羅德，我給你說一樣的話：你願明白走心的道路嗎？你找一個善人指引你，這是一至切的忠告。熱心的亞位納說：「爲成行天主聖意，你儘可尋找，你總找不出一法則，比走謙遜而的道路更穩妥。這道路是以前的衆熱心人極稱讚而實行的。」聖媽媽德肋撒看見哥杜的加德林行大克苦，很想效學他，雖然他的神師禁止他，但他打主意在這件事上不聽命。天主對他說：「我的女兒，你現在一條正的穩妥的道路，你看他行克苦，見異思遷嗎？可是我更看重你的聽命。」從此他愛慕這個聽命的德行，致於除了長上的命外，他還許願特別聽神師之命。自己有本分離從他的指導，因此他得了無窮的安慰，如其他前古後今的許多善靈一樣；他們爲更服從天主，將他們的意志服從天主忠僕的意志；這件事聖加大利先納在他的神修會談錄上，無窮的讚美。聖依西多用至極的聽命，服從公拿耳博士。聖類斯臨死前教訓其子，有一句格言說：「你要與次告解，選一恰當的神師，須是一位明智且能愛當教你做你需要做的事的神父。」

聖經上說：「朋友是一個強力的保護，獲得他的，是獲得寶藏。」

忠信的朋友，是生命之藥，不死之藥；敬畏天主之人獲得他。」你看天主的這些話第一着重在不死，爲不死是要緊有個忠信的朋友，以其格言，主意引導我們的行爲；以此法保證我們不上狡魔的當，不落陷阱；我們有患難，憂愁，跌倒時，他是我們的智慧；我們有神病時

，他是我們的醫藥，輕鬆地安慰我們的心；他保護我們于惡，優良我們的善；何時我們患病，他阻止病成死症，他能起死回生。可是誰找得這個朋友？賢智人答說：敬長天主的人找得着，就是說，很會想神修前進的謙遜人可找得着，斐羅德，既然走熱心的聖路有一好引導，關係如此重要。你須懇求天主賜他聖意賜你一友伴；且勿疑惑，如小多比亞幸遇的，即使須從天上遣一天神時，天主必賜你一位好的忠信的引導。

你該常常看神師是一位天神；就是說，你我得以後，決不可看他只是一個人，決不可把你託靠人或靠人的學識，但託靠天主，他要保祐你，用這人間接對你說話，把爲你神益必需的事放置在他心上口上；這樣你須聽從他，如一天神自天降來指引你的路一樣。你須完全誠實忠信，開明你的心同他談論，與他講清楚你的好處壞處，不加修饰隱瞞；如此做，你的短處將會明白，更穩定；你的歹處將改過醫治；你憂苦中，得安慰鼓勵，在順境中得有節有制，你對神師須萬分的信仰與尊敬，尊敬不減懷仰；信仰不減懷敬；你信仰他要像男孩信仰父親一樣；你母故他要像男孩尊敬母親一樣。總之，這友誼當是堅強而溫柔的，至聖善的。

因此亞位納說：「我神師，要在萬中選一，而我說，要在萬中選一，因爲很難得說，攬得到能盡這職務的；他當充滿愛德、學識、明智，這三者缺一，就有危險。我從新再給你說：你求天主賜與你；你得了以後，讚美天主的尊威，恆心保持，勿再找別的，但要誠實，謙遜，信任的去做，這樣你將走很有福的道路。」

應如何思想地球

中華書局編印
古今文選

譯

諸君以片刻時間，思想地球吧！然應如何思想地球呢？即對此奇大輪船，對此載運人類於空際中旅行之奇大輪船，應如何思想呢？

此輪船，即吾人生於斯；死於斯；死之後，亦即此輪船，載運吾人之暗淡遺灰，在諸星及日球光輝中，繼續進行著。我以為今日討論此問題，最為合宜，蓋為慶祝不魯塞爾科學聯合會成立金慶紀念，於此聚首之一切學科專家，定樂以短促時間，來思考此偉大之謎。此謎，即地質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形上學家，研究地球時，所發現者。明白言之；即彼等研究地球在宇宙間，所有之責任時，研究地球內部之組織時，研究地球之起源時，研究地球之長途航行時，研究地球之不足未來時，所呈現於目前者。

此問題，非單純之間題。與其他問題有相聯關係，且為其他問題之主腦問題。一切奇妙造化中，地球本身，凡為不可認識者，亦為不能了解者。凡能了解地球本身，而明瞭其在宇宙中，所負之真正任務者，可自喜已入天主之掌奧了！故今日，我沒有啓示諸君，以新爭體之奢望，亦無給以新解釋之意思；惟希望於諸君前，試將此謎本身，重述而已。此一回憶，此一觀察，大致將引起諸君，以造主之不可認識而發生恐怖，而發生戰慄；而發生酒醉後之感……而發生在深淵旁邊所有之懼情。此深淵，吾人深知無力下去，其深度亦無能測量，因而吾人眩暈了！一無限性與他無限性之聯絡，亦使吾人昏迷；即吾人無知的無限性，與求知的無限性之聯絡；大宇宙的無限性，與人類思

想的無限性之聯絡，均使吾人目眩神迷。又如某宗教團體之思想。

(一) 古今之意見

古人有謂地球位於宇宙中央。此簡單而固定方式之觀察，產生於大部分未受過教育之人中；然神聖界亦有同最之說法。彼等以為此祝福而神聖之地球，不應與其他星宿，立於同等地位。對此問題，請諸君注意：現代偉人勒翁伯路瓦(MON BLOC)之論調吧！勒氏為老成中年人，不忘諱詞句，亦不奉承科學家，而發表如下之言論：「古人認為救世主之墳墓為宇宙中心，為世界樞紐。今人則謂地球繞日旋轉。今人之說法，我固贊成，然有一條件：即此不受天文定律約束之地球圍繞日球時，安然進行其演變。同時其他構成天河輪體之十萬萬星係，亦隨其運動而進行。此無邊無界之天體，除將耶穌已睡三日之舊石顯示外，未有其他目的」。

近代科學家之思想，則不然，以為地球不過太陽係星球中之一，且為較小者。即太陽係，亦不過無數星係中之一；亦不過照勒氏所謂：組織美夏天河輪體十萬萬星係中之一而已。此地球，據大多數天文家之意見，在太陽係中，似乎未享受任何驚人特權。至地球環繞之日球，亦與其他星球無異。恰切言之：如與其他星球比較，尚稱小者。亦如其他星球，在一不認識之運動中運動着。即在天河之內運動中進行着。而天河本身，亦有運動。此運動，乃由於其他星體距離之變更。

而察出者，然運動之定律及速度，均超出吾人計算及測量能力。

(一) 地球之特權

此天文上之兩個極端觀念：即地球爲世界中心，而世界圍繞之；與地球單爲無數星球之一，並爲天河中運動之無數星球之一。此二觀念，如單憑直接之觀察；與天文機械之測量，無選擇餘地。卑有選擇之可能，吾人處於地球上，或地球外，試取一固定點，取一絕對靜止點。然此點，如有部分存在宇宙中，則吾人不能認識之，亦不能依據之。照恩利伴加勒 (HELRIGOINGAR) 之說法，吾人所依據之宇宙開闢論，乃比較容易者。所謂容易，大抵皆照教育和習慣上而言。

不然自古迄今，在地球上已有一確定不移之事實：即地球與其他星球，非絕對同様者。齊肯言之：地球享有許多特權，享有諸人且難以盡言之許多特權。此等特權，吾人只要詳察其一二，就足以引起驚訝。

首先天文學上最近之進步，似乎指示吾人：太陽係在天河中心不甚遠。然據觀察家言之，天河非全宇宙，而且尚未佔據宇宙之大部分。因之，如果天河爲組織宇宙之唯一星雲，則地球亦距離宇宙中心不甚遠。據觀察家言之，天河非全宇宙，而且尚未佔據宇宙之大部分。大致在天河外，尚有其他許多天河。即宇宙本身，大致亦爲無限空。

識是之故，此特權，大不一定，故難於承認。

密度

相近外，其他星球之平均密度，即在此單位以下。即土星平均密度爲 0.115 。金星平均密度爲 0.93 。木星平均密度爲 0.23 。天王星平均密度爲 0.39 。海王星平均密度爲 0.253 。對此密度之相差，人們尋不出恰切解釋；惟承認此乃地球獨得所謂特權而已。有科學家以爲此特權，乃十分危險之事，蓋星球有過大密度，則易發生內部之擠壓，最後亦能忽然引起部分之不和諧，即所謂爆裂是也。因之，地球比較其他星球，容易發生爆裂，亦容易製成碎塊；然天主却以此命運，而保存之。

古人猶有地心說，謂世界中心爲世界齊肯。今人則謂世界中心爲宇宙中心。謂世界齊肯。今人則謂世界中心爲宇宙中心。謂世界齊肯。

新訂教宗彌撒發表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羅馬聖體部彌撒祭司批准，發表紀念教宗之彌撒經文與日課經文 COMPLUNESUMMORUM TITULORUM。日課經僅俱說支一端，厥大體良教宗之聖經講解一段。于第三部夜課經中誦念。至教宗彌撒，則包括許多適宜之聖經詞句，示聖伯鐸爲公教元。書信林自聖伯鐸一書五章一至四及十至十一節。

聞此新訂日課經及彌撒原文，此間傳授到你一份，至正式採用於

中華教區，或將有待於交通恢復之後。

三個重要問題

二、真福與真禍

人無論智愚賢否？誰不求福而畏禍，福是什麼？得之則心安，不得則心懼者便是，福有大小有偏全，有真偽，其間區別。天壤相隔。而能辨別的。寥寥無幾。大抵庸夫俗子。終身謀劃。夢寐榮悴。其所求為功名富貴逸樂罷了。未得也得。既得患失。轉瞬空無。憂慮如故。誠以所得乃爲福。不足以充其願望。然則真福果何在？高官厚祿，長壽富貴乎？否。否。試以天下第一聖經的話以明之。吾主耶穌說得好「心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良善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福地。涕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受安慰。嗜饑如飢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飽飯。哀矜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將蒙哀矜。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見天主，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被稱爲天主的子，爲義而受苦難的人是有福的，因爲天國是他們的」那麼眞禍又何在？卑微，貧賤，短命，患難乎？否，否，吾主曰：「你們富足的人倒是禍的，因爲你們有了你們的安慰，你們富足的人是有禍的，因爲你們要受飢餓；你們現在喜笑的人是有禍的，因爲你們要哀痛流淚，人多咎謗，你們是有禍的，因爲你們的祖先也是這樣待假先知。」又云：「禍或，你們法利賽人，本分，反忽過去，這是必該奉行的，那亦是不可缺的，禍或，你們法利賽人，因爲在會堂裏你們喜坐上座，在街市受人的敬禮，禍或你

們，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人在上邊行走也不知道，一耶穌又對一個法律學士說，「你們法律學士也是有禍的，因爲你們加給人負不動的重擔子，自己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禍哉！你們修蓋先知墳墓的，他們就是你們祖先殺的，可見你們祖先所作的事，你們明證是與他們同心，因爲他們殺了先知，你們就給他們修蓋墳墓，所以天主的上智，也會說過，我將打發先知及宗徒往他們那裏去，其中將有被他們殺的，也有被驅逐的，至死從創世以來，所流衆先知之血，況要從這一代人追問，我實告訴你們就是自亞伯郎之血，至被殺在聖殿與祭台中間的亞加的亞的血，都要向這一代人追問，禍哉！你們法律學士，因爲你們把知識的鑰匙拿去，你們自己不進去，別人欲進去，你們還阻擋他們。」

真福和真禍，已如上述，茲徵諸現代這紊亂的世界誠毫厘不差，試觀自抗戰爭興以來，世界各國之個人，家庭，省，鎮，都市所遭遇之禍患，無不如吾主之言，「萬事皆自上來」，此乃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句口頭禱，行善報賞，爲惡受罰，此乃必然之理，書經曰：「一惡通吉，從遺凶，惟影響」，又曰：「天道福善禍淫，作善除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正與天主賞善罰惡的道理相合符節，可是此種賞罰乃在來世而天主在現世常賜慈人以苦難，而賜惡人以享樂，又三加義人以苦難，爲的是銀煉義人，使其多立德立功的機會，因爲苦難能保諸德的馨香與純潔。苦難銀鍊義人使其義德加增，聖德前進，蓋德行在福地不在生長，苦難乃生長英豪的好地，苦難是生長偉

人謂靈候，天主賜誰受者之恩典比復活死人能力之恩典還大，故吾人若陷於苦難中該當善樂，應知試探生忍耐，忍耐完成工行，吾主曰：「人若咒罵你們，你們應賞歡欣驕躍，因為你們天上的賞報甚豐厚的」，正如孟子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悖亂，所以著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同一意思，再者天主賜惡人以享樂為賞賜彼之小善，因罪大惡極的人，有時亦有善處，雖屬本性的功，故應賞以本性傳報，如世財世福富貴榮華等，吾主不云乎？「禍哉！富貴的人，因為你們已有你們的安慰了。」聖奧斯定說：「未有比罪人之福更賤的一。」換句來說，就是未有比現世得好為罪人是更可畏的，因知愚不悛的罪人，被在恩惠之中，妄度彼之時光，不知何日要陷於地獄中受永苦呢？

請看窮善富惡，苦樂各殊的故事罷，一財主身穿細紗布紫紅袍，日食山珍海錯的筵席。他的門前有一乞人各拉彌祿，渾身長瘡盼着財主桌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亦沒有人給他，但有狗來舔他的瘡，後來他死了，天神把他送至亞巴郎懷中，財主死了埋葬在地獄裏，他在刑罰之中舉目一望，遠遠看見亞巴郎，就喊叫道我的祖父亞巴郎，可憐我罷，請打發拉彌祿用他的指頭先蘸點水來潤潤我的舌尖，因為我在火爐中苦的利害，亞巴郎給他說：我兒，你記得你活着的時候，享了你的福，拉彌祿受了他的苦，如今他在這裏受安寧，你受苦刑是應該的，且我們同你彼此之間，有一深淵，永遠隔開，人就是願意，也不能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也不能從那邊到我們這邊來，財主說：既

火爐中苦的利害，亞巴郎給他說：我兒，你記得你活着的時候，享了你的福，拉彌祿受了他的苦，如今他在這裏受安寧，你受苦刑是應該的，且我們同你彼此之間，有一深淵，永遠隔開，人就是願意，也不能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也不能從那邊到我們這邊來，財主說：既這樣，求祖父打發拉彌祿到我父親家裏去，因為我還有兄弟五個，叫拉彌祿給他證明這些事，免得他們也來這個受苦地方，亞巴郎給他說，他們有梅瑟又有先知，聽他們的話罷！財主說祖父亞巴郎不然若有死人中的一個，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就要悔改了，亞巴郎說：他們者不聽梅瑟及先知，就是有一個從死人中復活的，他們也早不信。」按此故事，在現今的景況財主享受尊榮，拉彌祿遭受輕視，財主有僕婢

左右事奉，又有內友媚繞前後逢迎，拉彌祿無人照管，羣狗來舔其瘡瘍，惟有熱心愛主忍耐謙遜，財主驕奢淫佚，無所敬畏，待人涼酷，作惡犯科，拉彌祿坐在財主門前連落卜之碎滓亦想不到，再看死時，未來世的景況又如何？拉彌祿去世時，想必狀甚歡喜，因為他在世無有捨不去之物，真甘飴之至，一死之後天神將他送至亞巴郎懷中，但惡貫滿盈的財主將死時，此死為彼有不知如何難堪，一切所有富貴榮華快樂安逸均要過去，一點不能帶去，所能帶去者惟有滔大的劫難而已，惟有地獄中之烈火為彼之床褥而已，彼仰瞻彼從前輕視的拉彌祿則在亞巴郎懷中，彼口舌從前食豐厚美味，如今受烈火焚燒，較從前綽綽有餘，如今向人求一滴水尚不可得，試觀來世之報如此，所以天主如今准許罪人度生，觀看罪人在獄樂安逸之中，在驕奢淫佚之中，如何妄費虛度寶貴的光陰，可是一旦生命之線忽然斷絕，就落下永苦之地獄中了，所以聖詠上說得好：「汝不要嫉妒惡人，不要嫉妒不義之人，因為彼青草一般，霎時就要枯乾，只把汝之道路與主申明，並常盼望他，主將掌管一切，如同光明要顯耀出汝之義德來，汝之德誠如正直之日，汝祇純心全依靠他，並懇求他，不要嫉妒諸事順適的人，作不義之人，汝不要怨恨，只有片刻罪人就要被滅，汝要尋彼蹤跡也尋不着」信哉斯言！

但應知天主亦賞善人以世福，此乃勉人趨善，罰惡人以世苦，此乃戒人為惡，然天主賞善罰惡，大彰公義，不在此世，吾人今世所受之福禱，不足以評其善惡，故享此福的未必是真善人，受世苦的，亦未盡是真惡人，蓋有人雖無惡不作，豈毫無小善？小善當受報，彼罪大惡極不堪享來世永遠，故天主以今世之當賞善者等小福以報彼之小善，而彼之大惡將於來世罰之，以故惡人而享世福，所欲備功高，應得來世永享，今世之災患因厄小苦耳，天主加之以罰，彼之小過，而彼之大善，將於來世賞之，以故善人而受世苦，正所以證天主之至義。